



# 邻有岳老，如沐春风

□闫艳梅

初识岳老，是2005年年末，我们相继搬入同一小区，成了同单元邻居。彼时，我早出晚归，忙于工作和生活，与他并无过多交流，唯一的印象停留在初入住拜访时，他指着窗台笑着说，“我们老年人不讲究了，就用瓷砖贴的窗台板”。朴素的家，平和的人，与普通长者无异。

及至2022年3月，因商议单元楼加装电梯，我们成了微信好友。这才让我对这位17年来仅点头之交的邻居，有了愈深的了解和敬仰。

岳老是一个谦逊随和的人。曾位居运城行署秘书长的他，从无居高临下的姿态：加装电梯时，他耐心商量、详细安排，异议之声客观对待；体恤保姆彻夜辛苦，会主动凌晨替换照顾；更换自家漏损的暖管，需单元楼短时停暖，他逐家打电话致歉；公共琐事积极参与，事涉己家主动响应……20年来，我们单元楼邻里之间和睦互助，“居邻和为贵，贵在满楼亲”蔚然成风。这其中，岳老功不可没。

岳老又是一支隽秀灵动的笔。虽耄耋之年，仍才思敏捷、逻辑缜密。每

天清晨，他的楹联评论《新鲜事》必定准时跃然在朋友圈，论点明确、论据扎实，紧跟时事、弘扬正气。行云流水间，妙笔金句频出，还洞中肯綮，触核心、聚众目，指引楹联发展的方向和高度；更以“简捷、清晰、明了”精准诠释“核心价值观”，循循善诱地感召和引领我们崇德、尚志、静思、作为，助益个人成长，助推中华文化赓续传承。让人每读每新，如沐春风。

岳老更是一面楹联文化的旗。退休近30年来，他深耕楹联领域，遍植文化绿株。从筹划运城楹联学会组织机构时的艰难起步，到今天“河东流派”“楹联大厦”“楹联彩铃”等潮涌河东、滋润百姓，这其中浸透着他的呕心沥血、殚精竭虑。偶尔楼下相遇、驻足短谈，岳老都是满怀欣喜与期冀：中楹联“九代会”的点赞，是对“运城楹联文化现象”的肯定；《杨振生联墨精华》出版，是河东楹联艺术的高峰，能扩大影响力、拓宽辐射面；《运城日报》提及“中国楹联大厦”与盐湖七彩“天路”交相辉映，结合关公的仁义神勇、联手房企的文化打造，这条文旅线路墨香醇厚，既能丰富群众精神生活，还通过多渠道、多方式的广泛宣传，更能为运城

经济发展带来广阔前景……

中国楹联学会“联坛十老”、首届梁章钜奖获得者、运城撤地设市20周年杰出贡献人物……每一项荣誉拿出来都如雷贯耳，他却在这许多的卓著功勋中轻装前行。没有年届迟暮的消极，没有文人相轻的妒忌，他始终视角敏锐、高屋建瓴，始终谦和宁静、包容坦荡，浑身散发着积极阳光、健康向上的正能量，以“润物细无声”的人格魅力感染着身边人。

俯首甘为孺子牛，红了楹联白了头。鞠躬尽瘁粹楹联，联卷河东一片红。晚霞辉炫梓萌心，霓裳华彩联坛云。情有所钟不虚度，楹联芬芳满乾坤。

寒冬暖阳。岳老依旧在他的“晓月斋”里醉心楹联，践行“积极养生、乐趣养老”。我有幸与他毗邻而居，更荣幸入圈好友，享受着中国楹联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，感受着前辈大师德高望重的高洁品质，如沐天恩，甚感幸运。

“文化”的浸润，让人心静、家和、邻睦，让社会文明、秩序、进步。经营文化氛围、传承中华美德，当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。点赞岳老，感谢岳老，更愿以他学习榜样，砥砺前行。

感悟

## 让爱慢下来

□陈晓丽

曙光微曦，6点55分的体育公园还笼罩在薄雾里。露珠悬在草叶尖上将落未落，就在这条走了无数遍的晨练路上，我目睹了两辆电动车相撞的瞬间——金属撞击声刺破晨雾，送孩子的父亲蜷缩在地，半天站不起来，疼痛让他的脸扭曲成让人难以忘却的模样。那个背着书包的孩子，最终独自走向学校，小小的身影在晨曦中渐渐模糊，每一步都踏在我心上。

今晨，同样的时刻、同样的路口，一只裂成蛛网状的白色头盔静静躺在路中央，旁边是碎成一地的粉色水杯，保温杯内胆在朝阳下闪着细碎的光。我蹲下身，拾起一片碎瓷，边缘残留着草莓图案——那是多少女孩爱的水果，如今却以这样破碎的方式，见证着匆忙的代价。想来又是急匆匆的爸爸或妈妈，带着赶早读的女儿，一方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家长，一方是有着无限未来的花季少年，伤了谁都是痛。

说来惭愧，就在上周，我也成了“匆忙”的受害者。在熟悉的路口，与突然出现的电动车擦身而过，刺耳的刹车声过后，我浑然不知地倒地，手肘和尾骨传来火辣辣的疼。万幸只是擦伤，但那一刻的心悸至今未消。焦急等待检查时，我突然理解了那些破碎的头盔和水杯——它们与我这道擦伤，原是同一种提醒：在速度与安全的天平上，任何侥幸都是对生命的轻慢。

作为常年上早读的人，我在十字路口见过太多“爱”的悖论。那个总在作文里写“父爱如山”的孩子，被父亲拉着在车流中穿梭；那个会在母亲节给妈妈做贺卡的女孩，每天坐着母亲驾驶的电动车匆匆赶路。我们精心准备营养早餐，却忘了最珍贵的“佐料”是安全；我们督促孩子背诵“宁停三分，不抢一秒”，自己却在黄灯亮起时加速冲刺。我的擦伤渐渐结痂，但这份醒悟却日益鲜活：若教育者不能在安全上以身作则，所有的谆谆教诲都将失去根基。

安全教育常抓不懈，在孩子心里栽下规则的幼苗，却常常被无意间踏碎。你牵着孩子闯过的每个红灯，都在弱化对生命的珍视；你为省两分钟而冒险的每次侥幸，都在解构所有关于敬畏的教育。

那些碎裂的何止是头盔与水杯？可能是某个家庭的安稳日常。想起2022年那个冬天，和我孩子同年级的一个男孩，据说成绩优异，却因一场慢下来本可避免的意外，他的座位永远空着了——他再没机会赶上激情早读，再没机会参加18岁的成人礼和毕业典礼，再没机会参加对他来说游刃有余的高考，再也没机会目睹四季风景美好……每当走过那个路口，我总会不自觉放慢车速，仿佛在完成某种未尽的仪式。

让我们把脚步放慢些吧。慢到能看见梧桐叶在晨光中的脉络，慢到能在红灯变绿前读完一则交通标志，慢到足够让爱平安抵达。当你在停止线前静静等待，孩子学到的不只是交规，而是流淌在血脉里的教养：对秩序的敬畏，对生命的疼惜，对世界的温柔体谅。就像我肘上的这道伤疤，教会我的不是对骑车的恐惧，而是对每一次出行的敬畏——这份领悟，胜过千百次空洞的说教。

作为陪伴孩子成长的教师，我愿在课堂上一遍遍渗透安全守则，更愿看见每个家长用行动为孩子书写最好的示范。让我们共同约定：不再让任何一个孩子在危险中成长，不再让任何一份爱在路上迷失。

你听，7点的铃声即将敲响，你看，校门口的老松树如期迎你。阳光穿透晨雾，在柏油路上铺开金色光毯，愿所有奔赴都从容，所有等待都值得。当放学铃声响起，愿每个孩子都带着笑容，跑进父母温暖的怀抱。我们终将懂得：平安，是回家最近的路；慢行，是爱最深的表达。

真情

## 马齿苋和南瓜面片

□杨雪

前段时间雨水连绵，细碎的雨声仿佛成了天地间唯一的呼吸。隔窗眺望，远处的高楼与树木都失了鲜明的轮廓，融化在水汽里。我的心也被这潮湿浸润，生出几分莫名的惆怅。

低头时，目光却被阳台边那一捧绿意接住——是那盆从娘家带回的马齿苋。在这清冷的雨季，它独自泼洒出一片浓得化不开的喧闹绿意。赭红色的茎秆肥硕饱满，带着泥土般的憨拙，匍匐延伸，且倔强挺立，这让我想起了父亲掌心的温度。

那是暑假一个寻常傍晚，我临时起意回娘家。临行前，我顺手把炒锅里剩下的南瓜面片装进餐盒——母亲胃不好不吃晚饭，这碗是带给父亲的。

刚进巷子，我就看到父亲正弯腰侍弄门前花草。早年，他用泡沫箱、旧花盆种了杜鹃、月季、四季梅、艾草等，不同季节次第开花，成了一道风景。左邻右舍纷纷效仿，家家户户门前花团锦簇，如今整条巷四季都漾着绿意。哪

怕只看这些花草，心情也会明媚几分。

听到脚步声，父亲抬头，笑容在夕阳里绽开。陈旧的街巷、苍老的父亲，让我内心百感交集。

到了家中，我和母亲拉起家常，翻出手机里前一天做的马齿苋菜团图片“炫耀”。“当年是谁出嫁前信誓旦旦说不下厨的？”母亲笑着打趣，转而又说，“你爸在阳台种了不少马齿苋，一会让他多铲些，给你带回去。”

没等我回答，母亲扯着嗓子喊道：“老杨，到阳台上给你姑娘铲马齿苋去。”一声令下，院子里的老杨同志便踏上了通往阳台的台阶。

黄昏的余晖中，父亲躬身弯腰，细密的汗珠很快爬满额头。他手持剪刀，左手轻抚那些肥嫩的叶片，仔细寻觅哪丛更粗壮些。没一会，父亲眼前一亮，如获至宝般咧嘴笑了。

“爸，您笑什么啊？”我明知故问。

“你看，长得还不错吧？”他满足地说，额头深浅不一的皱纹拢在一起，“可惜天早，不然更旺！”说着，他倾着身子，一把剪下那丛马齿苋。

就这样，老杨同志打量完一个又一个泡沫箱，像首长检阅部下一般，目光严峻又带着些许自豪和骄傲。不一会，盆子里已堆满了一座绿色小山。

我开玩笑：“爸，您这是想让我顿顿吃马齿苋吧。”他憨厚地笑了笑，才停下手中的活计。

天色渐暗，我把热好的南瓜面片摆到父亲面前。热气氛氲中，他满眼漾着温暖的笑意。我催促他快吃，他拿着筷子夹起面片送往嘴里，一脸的满足：“好吃，好吃。”连声称赞，连同眼角的皱纹也欢快地跳跃着。

我连忙把脸转向一旁，不敢让他看到我眼角的泪光。谁能想到，女儿一碗寻常的剩饭，竟让父亲如此珍重。

回家后，我把几枝最粗壮的马齿苋扦插在花盆里。它们肥厚的叶片储满生机，仿佛将大自然的恩赐与父母的关爱都积攒、浓缩在茎秆里。如此生命足以抵挡世间所有风雨和阴郁。

在这个寒意渐冷的季节，盆里的马齿苋依旧傲然挺立，就像父母的爱，永远温润，永远青翠。

往事

## 滚水泡馍

□张汉东

眨眼间，50多个年头已飘逝为云烟，可在岁月急匆匆的步履中，却有一段酸涩记忆在我脑海里难以磨灭。

多少年来，晋南农村的百姓人家常习惯着用滚水泡馍，因为既做着简单又吃着软溜顺口。在当年上工一窝蜂的大集体时代，人们每天忙得脚不沾地，还得听从队长安排，往往天黑得看不见五指了，才喘着粗气回到家。你想，在地里干了一天活，哪有精神头再去黑灯瞎火地点火做饭，没法儿就只好掂起案头上的暖水瓶，“咕嘟嘟”地朝碗里一倒，再撒点盐，来碗滚水泡馍。你还别说，这简单的滚水泡馍再夹上几丝腌制的咸韭菜，朝嘴里一塞，

吃起来还挺滋润的，连外省的人瞧见了都眼馋得直夸赞：“你们晋南这地儿的滚水泡馍，真是不错！”

这样普通的滚水泡馍，我在长身体时吃了好多年。可这饭并非那么普通，因为在我稚嫩的脑海里一直印记着一碗特殊的滚水泡馍。

那是我刚刚15岁的秋天，二姐急匆匆从县城医院赶回来，叮嘱我赶快给正在住院的娘送点馍去。可那天竟逢上秋日连阴雨，我一刻也不敢迟缓，头戴着一顶泛黄的麦秸草帽，扑踏着两只泥脚，手里提溜着二姐特意蒸的稀罕白面馍，匆匆坐客车赶到医院。我用小手把一个白面馍从馍袋里掏出，掰成小块放进碗里，又掂起暖水瓶倒上开水，端到面容憔悴的

娘面前，娘说啥也不肯吃，却硬催着我把这碗饭吃了。娘一直用深陷的两眼催促着我，我只好慢腾腾地将这碗极不平常的泡馍饭吃完。当放下碗筷时，我无意间瞥见娘亲面黄肌瘦的脸上，深陷的眼窝里竟滚出了滴滴泪花，那时只有15岁的我还难以读懂……

如今，让人难以攥住的时光都已过去50多年，娘因那场要命的病也早已离开我们，可那碗滚水泡馍仍深深印在我心里，每次想起都心绪难平、激动不已！是啊，那碗特殊的滚水泡馍，印记着那艰辛年代的沧桑岁月，印记着普通人家度日酸楚的点点滴滴，印记着倾情的娘亲对儿女的一片滚烫深情……

